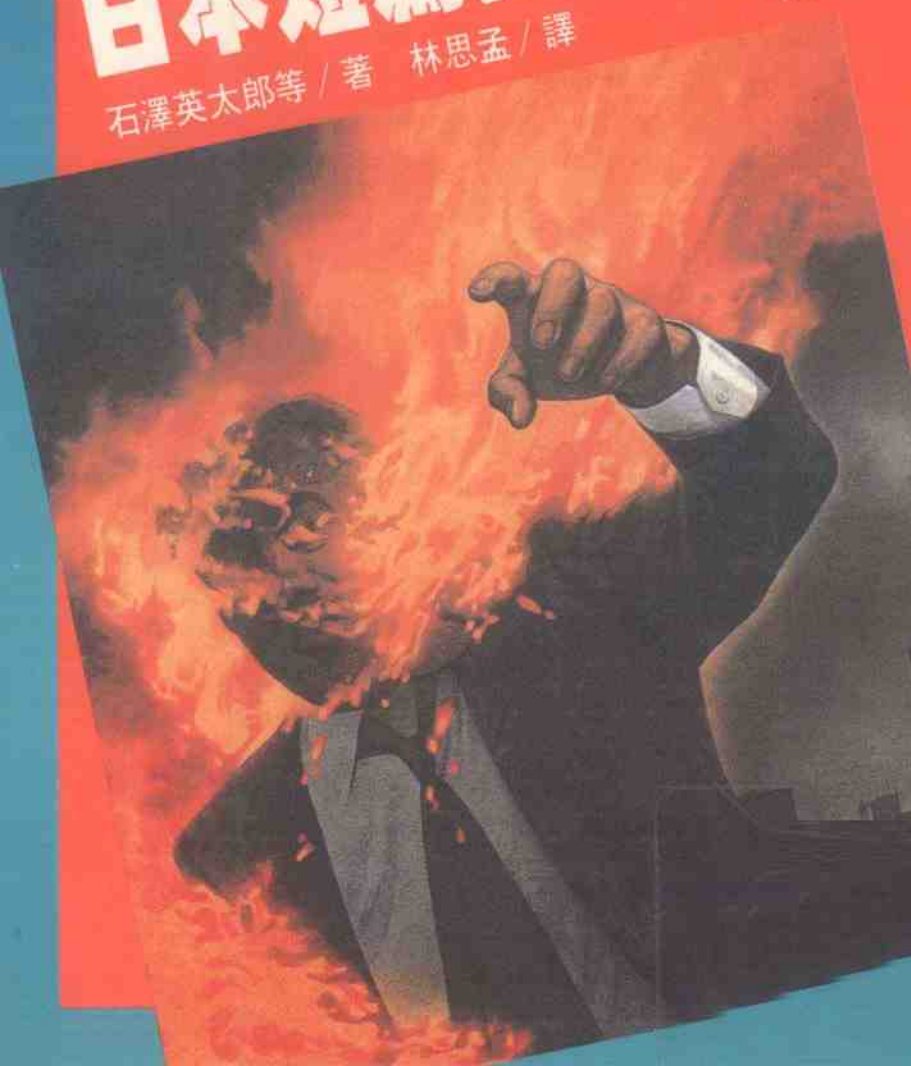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編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之四)

石澤英太郎等 / 著 林思孟 / 譯



〈之四〉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石澤英太郎第7位／著

林思孟／譯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4)

原著者 石澤英太郎等 7 位

譯者 林思孟

初版 77年 9 月

定價10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4) 目錄

一	譯序
五	火焰的棺材 (邦光史郎)
三	殺人玩具 (齋藤 榮)
九	一念之間 (石澤英太郎)
一三	被藍色的旋律活埋 (河野典生)
一七	寫樂看見了 (鮎川哲也)
二一	憂鬱的幸福 (平岩弓枝)
二五	九月的黑手 (南條範夫)

譯序

野衡六、七十年來日本推理小說的拓展，真可說達到漪與盛哉、百花齊放的全盛時代。要想在這羣雄並峙的推理文壇占得一席之地，必須展現長跑者的耐力，顯現長期保持作品高水準的實力。因此，凡是能經受考驗而屹立不移的作家，大體都具備這種條件，否則只有走向曇花一現的命運。這種自然、殘酷但也相當公平的汰篩工作，其實並不決定於文評家而已，最重要的評斷來自於廣大的讀書界——無數的讀者決定了作家的命運，因為他們才是擁有關鍵性力量的主宰者。

現就本集七篇小說介紹如後：

『火焰的棺材』 邦光史郎的作品。在伯父的慫恿之下，經過三次的晤面便決定了終身大事。婚後佐世發現自己對丈夫沒有絲毫愛意，甚至打從心底厭惡他。日後相處中，佐世發現丈夫殘暴、冷酷的一面，而且表現了他性虐待狂的怪癖，原來沒有感情的婚姻轉而變成凌辱的恨意，於是想擺脫丈夫遠離的念頭日益熾烈。可是無論如何不肯同意離婚的丈夫，對她愈來愈兇暴。之後，安排得天衣無縫的火災，奪去了丈夫的生命。下沼刑警的追索一步一步浮出了真相，但是誰能使佐世定讞呢？法律還是天意？

『殺人玩具』

齋藤榮的作品。

故事一開始從一場火災燒死的五十歲寡婦笠原葉子急轉直

下。笠原是半年前在一次輕度腦中風之後，經常躺在床上。兩個月前，開始由在東洋壽險公司當外務員的姪女住友圭子照顧三餐。八點起火時，圭子正在拜訪一位客戶簽訂一份一千萬圓的壽險契約。火災現場調查檢到一塊很小的玻璃——因為大部分已經被火熔化，只剩下一小塊紅顏色像鳥嘴般的玻璃，看來有點兒像玩具。之後，市長和縣警署先後都收到匿名信，於是焦點指向五十一歲的谷上教育長。谷上教育長的父親與死者笠原葉子是青梅竹馬的戀人。葉子燒死時，這個老人也中風躺在床上，那麼到底誰是兇手呢？全篇布局詭譎懸疑，非讀到最後一行，不知最後的真相。

『一念之間』 石澤英太郎的作品。在FBC電視公司供職的橫田，由於一年到頭都在密閉的空間工作。因此，每週有兩次提早下班到「玄海靈園」散步，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有一次在墓園突然聽到老人沙啞的聲音：「……富子，我恨，我恨那個撞倒我，又不顧我死活就逃走的人。我想殺了他……」結果查出這個名叫富子的女人與父親志野武雄都是遭到車禍災害的人。父親送醫院後不治死亡，富子有一條腿跛了。富子下定決心要查出兇手為父親報仇。橫田因為電視公司製作「車禍預防宣導週」節目，便想請富子在節目裡現身說法，表達被害人家屬的心聲。富子執意不肯答應，而且鏗而不捨地展開追索的工作，橫田這邊也一步一步探索下去，結果出現了出人意表的謎底……

『被藍色的旋律活埋』 河野典生的作品。開往新宿的電車，下午一點到三點，經常都被幼稚園到大學的學生佔滿，這時卻有一個模樣邋遢的男人，身上的雨衣纏得像陳年梅干菜，胸前的

扣子扣錯了，看起來活像舊衣店裡吊在衣架上的衣服，也像一隻獺皮狗，電車裡的人大家都躲得遠遠的。車上這時出現了一個與時下一般少女穿着打扮迥然不同的少女。這對萍水相逢的畸零人，各自都有辛酸的身世。下車後少女發覺這個男人好像受傷，褲腳流下濕黏的血漬，於是少女把他帶回她住的小房間，在那裡他們彼此道出了自己的遭遇……

『寫樂看見了』 鮎川哲也的作品。周吉在跟踪三個月之後，終於發現妻子真弓有了外遇，而且對象是畫家和佐——這個常到周吉家打麻將的朋友，和佐是一年前和他那位猶太籍的法國妻子分離的。真弓對麻將毫無興趣，伺候來家裡打麻將的客人，除了偶然送來茶點，從來不參加戰局。自己的妻子怎麼跟畫家和佐搭上線，周吉百思不得其解。發現自己的老婆紅杏出牆，自己戴了綠帽子之後，周吉決意要殺害和佐和自己的妻子真弓以洩心中之恨，他刻意安排萬無一失的謀殺手法，先後除去了這兩個敵人。殺妻時也完美做了「不在場證明」，可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卻發生了……

『憂鬱的幸福』 平岩弓枝的作品。孝太郎三歲時父親應召入伍陣亡，從此由寡母松江在高小擔任書法教師作為生活挹注，相依為命二十六年。孝太郎與久女子成婚後，寡母仍與這對新婚夫婦一起生活，婆媳之間產生了尖銳的對立與摩擦。寡母對兒子偏袒妻子久女子的態度也深表不滿，孝太郎在生活中成為「夾肉餅」，處境進退維谷，十分尷尬。新婚夫婦背着松江參加了國民住宅抽籤，蓄意想搬到外面居住，藉此完全擺脫這位守寡三十年的老母的羈絆。不久兒子和媳婦果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搬去新居，這個打擊使寡母松江心裏頓萌殺意……寡母松江如何處心

積慮地展開謀殺行動呢？作者的安排巧奪天工，簡直找不出絲毫破綻。

『九月的黑手』 南條範夫的作品。一個浪跡歐洲的日本青年，回程時路過雅典，想要找到一份工作籌措回日本的旅費。結果認識一個阿拉伯人尼克斯，不久，尼克斯把日本青年井口讓次帶回家裡，於是讓次不但得到一份蠻輕鬆的工作，而且與尼克斯的妹妹妮琪打得火熱，兩情繾綣，陶然沉醉。之後讓次發現自己捲入「九月黑手」暗殺集團，驚慌之下坦白告訴尼克斯他不想參與暗殺工作。後來在一次六人的集會裡，讓次在二樓擔任把風的工作。但是會議室忽然傳來槍響，六人之一的摩里中彈死亡，警察追蹤而至，逮捕了讓次，幾乎使他含冤莫白成為兇手。讓次逃脫後用巧妙的推理判定誰是殺害摩里的真兇……

以上七篇短篇推理，可說在在都顯出作者的匠心獨運。每篇作品刻畫人性之銳利、深刻、情節演進之離奇、突兀，推理之嚴絲密縫，布局構思之巧妙，都保持極高的水準。從這一系列的『日本短篇推理精選』集中，讀者不難看出要在推理文壇佔得一席之地，全憑作品的實力，如果想要心存僥倖，以一篇作品揚名立萬，殊無可能。因為在這激烈的角逐場，不是實力派的作家，即使能僥倖斬露頭角，但是在難乎為繼的情況下，很快就會被淘汰。除非源源不斷創作傑作，否則只有讓出寶座的份兒。看來任何一個競技場，都無由例外，推理文壇只是特別激烈，白熱化罷了。

譯者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

火焰的棺材

邦光史郎

邦光史郎 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東京。長久任職廣播作者，嫺熟新聞媒體內幕。一九六二年以長篇『慾望的媒體』進入文壇。他是個精力充沛的作家，四處奔走，極具旺盛的追求心。除『鉛箱』等推理作品外，還有『近江京的幻影』等取材自歷史的作品多篇。

人 1

在一生中能自始至終均守住一個角色，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是一人必須扮演多種角色才能生存的時代。但是女人不像男人那麼善於見風轉舵，尤其是佐世，她是個不算靈巧的人。

不善於處世，也不懂如何交際，尤其是婚姻關係更是弄得一團糟。

——爲什麼要結婚呢？婚姻是她最大的失敗。

丈夫是個繼承父業的貿易商，經營着一家小公司，相貌平凡，佐世一想到他臉上滲着油脂的睡相，近乎毛骨悚然的厭惡感便會由心底升起。

而且，一個戴眼鏡的男人，一取下眼鏡就會完全變成陌生的模樣。

——當初爲什麼沒有看清他裸視的面孔就答應了……。這是她最痛心的致命傷。

他的睡相可以視而不見，可是，她對他的想法及生活方式的厭惡，即使是閉上眼睛或塞住耳朵，都會化爲光波或音波，不斷地騷擾她。

——這件事實在令她難以忍受。

但她不能把這事向別人傾吐。

「妳要知道，不久的將來，只要按一下按鈕，甚至只要在心裏想一想，牆壁就會發光，或螢光幕就會出現，到那個時代，所有的人只要玩樂就行了。」

「每天都玩，實在很無聊！」

「怎會無聊，消磨時間的方法很多，所以休閒產業才會這樣發達。」

「可是，在變成那樣以前，大家早就被公害害死了。」

「被公害搞得緊張兮兮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人而已，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部分人被犧牲了。」

「如果你患了水俣病（一種因公害而致的病），你也會這樣說說就算了嗎？」

「我不可能得那種病。那種東西本來就只有窮人家才有，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這一句話使得佐世頓時全身涼透。

「幸虧你是有錢人……」

「不錯，是父親辛苦掙來的財產，要好好保存。其實，那些經常發牢騷不滿現狀的傢伙都是

一些懶惰鬼，我真想對他們說，在發牢騷之前要先努力存錢才對。」

「可是，在這社會上有很多雖努力也成功不了的人。」

佐世的父親就是這樣的最佳例子。

「那種人是沒有辦法的，也許上天早就註定要給他們那樣的命運。」

當佐世發覺丈夫有這種宿命的選民思想以後，就再也不願和丈夫爭論了。

爭論是可以避免的，但他的傲慢却不必徵求同意就滲入佐世的生活點滴中。

「喂，波下那些掛着鼻涕的小鬼又推倒我的籬笆進到院子裏來了。下次再這樣，我把籬笆通上電流，讓他們再也進不來。」

丈夫經常無法忍受自己的居住環境遭到些微的破壞，他曾端着獵槍追逐那些孩子。

——怎麼會是這種人呢！若是如此，最好不要生孩子。

如果有了孩子，丈夫却依然故我，那麼，日常生活就會像地獄般痛苦。

丈夫把草坪推剪得整整齊齊，不停地監視那草坪，不容許有一枝雜草突然冒出來。

房子裏的情形也是一樣，一切東西都要整整齊齊、各就各位。

不管家裏來了什麼人，他就會驕傲的介紹，這是從斯德哥爾摩來的傢俱，這盤子是荷蘭來的……，這些物品都親手擦拭，唯恐有絲毫的刮痕。

——這樣的生活會令人窒息。

結婚第二年，佐世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忍受。

但那時候，至少她還沒有把丈夫看成敵人，但是有一天之後，他徹徹底底成了她的敵人。

那年春天。有一隻小貓在池本家的院子裏喵喵叫，不知是迷路誤闖進來，或是有人把牠丟在那裏，貓從圍牆縫隙進入院子裏，喵喵叫了一整夜。那貓叫得極其撒嬌和哀柔，使得佐世一夜未入眠。

每天睡前必喝酒，然後沉沉睡去的丈夫終於也被貓吵醒了。

「吵人的東西，我要揍死牠……」

佐世原以為他嘴裏罵罵而已，沒想到他果然起身下床。

「不要吧，你真揍死牠，會鬧貓鬼的。」

佐世半開玩笑的勸阻他。

「胡說，那麼三味線①店舖要怎麼辦？豈不是整天鬧鬼不必做生意了。」

對他是沒什麼幽默可言的。

不過，佐世仍不認為他會那麼做，了不起把貓丟出牆外。

可是，丈夫怒氣衝衝的跑到樓下，手拿整理院子用的圓鋤，穿過院子。

佐世從臥室的窗口看着丈夫的行動，她大聲說：

「把牠趕走就好了！」

① 三味線為日本三絃琴，琴鼓覆蓋着貓皮。

丈夫聞言回頭看看佐世，一臉緊張得就像見鬼似的。佐世看到丈夫的表情，滿心的震盪。

——糟了。他是真想殺那隻貓。

就在佐世匆匆要下去阻止時，她聽到院子裏一聲慘叫。

——怎麼會這樣呢！

一股可怕的感覺逐漸上升，身體也發顫起來。佐世像被釘住一樣無法移動腳步，她的雙手搗

着耳朵。

丈夫又出現在她面前。

「我用圓鋸把牠丟到牆外了。」

丈夫嘴角浮着冷笑想擁抱佐世。他伸出那隻才殺死一條生命的手想摸佐世的乳房。

「不要，我不要……」

佐世覺得自己全身嚴重的泛起鵝皮疙瘩。

但是丈夫却像不容抗拒般的要拉佐世上床。

「我明天還要工作，不睡覺會影響工作……」

「我不是你的安眠藥。」佐世說。

可是，丈夫既不體貼更不妥協，孔武有力的他毫不困難的就抱起佐世，把她推倒在床上。

他用那殘留着血腥的手撫摸佐世的身體，用力撥開佐世的雙腿，想向她裏面摸去。

「不要……」

佐世撑起雙手想推開丈夫那厚重的胸膛，可是他那帶着淫笑浮着油脂的臉，毫不留情就逼近過來，他把那發亮而黏黏的油脂抹在佐世乾淨的臉上。

——真想殺了他……

佐世感覺到這種千真萬確的意識。

丈夫對着絕不可能滋潤的女性肉體激烈凌辱，就像要刺破它一樣。

那的確是一種酷刑。佐世在丈夫的凌辱中流淚，她在心裏發誓，絕不再讓他侵犯自己。

2

「妳是說，再也不肯跟我一起睡覺了嗎？」

「是，我無法再有那種心情。」

「因為我殺了那隻貓，所以妳這樣不滿？那不過是一隻牲畜而已……」

「……」

佐世已經不願回答他了。

「那麼，妳的意思是也不想生一個我的孩子？」

「想到生出一個和你一模一樣的孩子，我就心驚肉跳。」

「妳既然這樣討厭我，為什麼又要和我結婚？」

「那是因為我不了解你。我是在伯父的慫恿之下，和你才見了兩三次面而已……」

「那麼，妳不怕離婚對不對……」

「是……」

離婚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如果能够離開這個可怕的男人，恢復單身生活，她一秒鐘都不願多停留。

「妳休想。我絕對不在離婚證書上蓋章，就算是爲賭一口氣也絕不答應離婚。」

「果真這樣，我會離開這裏。」

「我絕不讓妳走。如果妳擅自離開，我會讓妳的伯父做不成生意，他是妳的恩人吧？妳的父親早死，伯父一手把妳帶大的吧？」

他充分發揮糾纏功夫，像精明的野獸一樣，徹底利用人的弱點，凌辱到底。

「妳還想離開嗎？妳的伯父能順利做生意完全是因爲我給他訂單，而我願意給他訂單是因爲妳嫁給我的關係。」

此刻，佐世清清楚楚看見這個醜陋的男人的卑劣本性。

——他以爲他用金錢就可以把我買斷了嗎？

怎麼也想不到他到二十世紀的今天還有這種奴隸思想。可是佐世和奴隸又有什麼兩樣呢？

「還是認命吧！乖乖照我的話去做。」

他粗暴的企圖霸王硬上弓。佐世掙扎、抗拒都沒有用。他使用暴力壓倒佐世撕破她的內褲。

佐世要求丈夫把燈熄滅，她不願看到這樣的醜事。但是丈夫在明亮的燈光下，注視着佐世裸

露的部分，瘋狂似地大笑。

他一面狂笑，一面想把勃起的東西放進佐世的裏面。可是，佐世的身體因受嘲笑，凌辱，而畏縮着拒絕他的進入。

甚至他用唾液幫忙都沒有用，佐世的身體仍然堅拒，於是在氣憤之餘，把她柔軟的恥毛捲在手指上用力拔掉。

極度的痛楚使得佐世的身體蜷曲起來，像隻煮熟的蝦一樣，嘴裏忍不住發出痛苦的呻吟。

「算了。妳有這種念頭，我更要懲罰妳。」

第二天晚上，丈夫帶着一個年輕而看起來有點癡呆的女人回來，那女人自稱是模特兒，兩個人一起吃佐世做的晚餐，還當着佐世的面親吻。

佐世覺得自己無須受這樣的侮辱，便想離開房間，丈夫跑過來抓住她，用繩子細綁着，撕開她的衣服，露出她那傷痕纍纍的下體。

那個女人瞪大眼睛狂笑着說：

「原來是這樣才不能使用。」

——母豬，妳給我記住。

佐世恨不得把口水吐在他們身上。

「喂，妳好好看着，這才是真正的性交。」

在佐世面前約兩公尺的地方，兩人糾纏在一起，互相剝下對方的衣服，一幅淫蕩的情景。

——完了，一切都毀滅了。

連根剷除，沒有留下一滴眼淚和絲毫憐憫，卑鄙的丈夫使得佐世成了一具行屍走肉。

當佐世再擡眼看這一對禽獸，發出哼聲的女人和野豬般喘着氣的男人，佐世覺得她看到的是一幅陰森森而滑稽的景象。

——現在他不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是他的妻子。

心裏這麼想之後，佐世漸漸平靜，她不再為看到的景象憤怒或悲哀。

佐世覺得看了一場難得一見的表演。那女人似乎對佐世並非視若無睹，當她偷偷瞄着佐世時，她的哼聲就會停止。

——簡直就是猴戲……。

如果是猴子，或許會更賣力表演交尾，可是那個為金錢出賣肉體的女人，她的感情已經麻木了。

在這種情況下，佐世的反應冷漠，頗令丈夫感到意外。

「妳這個女人簡直就是鐵石心腸，就像傳說中的石女，的確形容得好。」

從此以後他開始酗酒，喝醉了倒頭便睡，大概是想藉酒力忘記佐世的頑冥吧！

嚴格說來，佐世對丈夫並不是沒有絲毫的憐憫，但結合兩人的那一點點感情早如煙雲般消散了。

——必須設法離開這個人。